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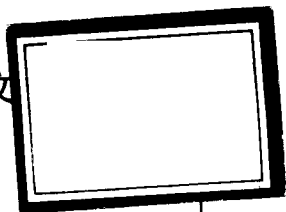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欧·亨利 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欧·亨利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美)欧·亨利著;王永年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8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70-1

I. 欧… II. ①亨…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568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马爱农

责任印制:张文芳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Ou Heng Li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美]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1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01-140000

ISBN 7-02-004170-1/I·3170

定价 11.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真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他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的家庭。

从十五岁开始,欧·亨利就在他叔父的药房里当学徒,工作了五年,后来由于健康关系需要更换环境,便到得克萨斯州一个朋友的牧场上做了两年牧童。辽阔的西部草原和粗犷的牧人生活,给了欧·亨利深刻的影响。

一八八四年以后,他调换了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这期间,还办过一份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但由于经营不善,不久这份周刊就停刊了。欧·亨利在奥斯汀国民银行工作时,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为了避免受审,他抛下妻女,到中南美流浪了几年。后来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冒险回到家里,以致被捕,在俄亥俄州监狱坐了三年多牢。

出狱后,欧·亨利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他曾经和纽约《世界报》签订合同,每星期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替别的报刊撰稿。正当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欧·亨利健康日益恶化,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不幸的遭遇、流浪的岁月、监狱的禁闭,以及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接触,给了欧·亨利丰富的创作题材。他一生写下了将近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逝世前八年方

的时间里完成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美国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里面包括百万富翁、农场主、将军、律师、法官、商店老板、证券经纪人、牧师、警察、书记、女店员、演员、艺术家、音乐家、女打字员、侍者、水手、骗子、小偷、强盗、牧童、医师、小孩、酒店掌柜等等;尤其是居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所谓小人物,更是他经常描写的对象。他的小说因此曾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的百科全书”。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作者描写拉丁美洲生活的最主要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这部小说出版于一九〇二年,以拉丁美洲一个虚构的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推行侵略掠夺的殖民主义政策的种种罪行。《白菜与皇帝》是欧·亨利惟一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四五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在写作方法上有它的别致之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小说的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各有独立的内容,当做几个不同的短篇来看亦无不可。

欧·亨利是十分喜爱美国的西部的。我们从他早年在朋友牧场上养病时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对美国西部辽阔自由的草原和浪漫奔放的牧人生活的热爱,以及他对草原上的人们所怀有的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心目中,美国西部草原与美国东部城大不相同,这里仿佛感觉不到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压迫,人们朴实、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活力和生气,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

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恶习。一个几乎给城市吞噬掉的赌棍，凭着偶然的机遇来到草原上，通过劳动，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了健康的生命（《索里托牧场的卫生学》）。

欧·亨利描写美国城市生活，特别是住在这些城市里的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比起他的西部作品来，似乎更值得重视。我们知道，欧·亨利对于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他的一位朋友，早年与他一同办过《滚石》周刊的丹尼尔，在谈到他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从来不大关心所谓‘上流社会’，而只注意大街上和商店、咖啡馆里的人，一夜接着一夜地从他们身上汲取思想。我想，正是由于这样，他才能够逼真地去描绘普通的人。”

在居住纽约期间，欧·亨利的确常常坐在自己家里的窗口，密切地观察行人，或者在街上徘徊，在小饭馆、香烟铺、小客栈，在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中，甚至在公园的长凳上找寻和人们接触的机会，从周围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

欧·亨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式各样小人物和流浪汉的同情，充分表现在他的许多短篇里。《麦琪的礼物》这篇脍炙人口的小说，描写了一对穷困的年轻夫妇相互赠送圣诞礼物的故事。妻子卖了引以为自豪的头发去买一条表链，殊不知丈夫正好卖了祖传三代的金表，换来一副装饰头发的梳子。最后，丈夫对着这两件残缺不全的礼物笑了，可是他的笑声中包含着多少辛酸的眼泪呵！在《警察和赞美诗》中，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想进监狱，谋得食宿，以便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他到处为非作歹，作奸犯科，都没有给逮去；然而正当他思想上发生变化，忏悔了过去，立志重新做人的时候，警察却把他抓走了。

贫病和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天生伴侣。在《最后的常春藤叶》这个非常感人的短篇里，作者描写了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彼此间的友爱与同情。一个贫病交加的年轻

女画家，在病床上待毙，居然被一个同样贫困的老画家救活了，但这个老画家却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穷途末路的失业者，只有绝望在等待他们（《供应家具的房间》）。

作者在不少的短篇中，对拜金主义作了入骨的讽刺和嘲笑。一个暴发的肥皂商，认为爱神遇到财神也要甘拜下风。他给他的儿子作了一场实地表演，用钱去制造出一个交通阻塞事件，使他儿子得到求婚的机会，好像真的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钱能通神似的（《财神与爱神》）。又如，一个只图发财的经纪人，除了金钱，别的都不放在心上，忙得竟连自己已经结婚都忘掉了，居然再次去向妻子求婚（《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拜金主义不仅流行于资本家中间，同时也影响到了某些小人物。有些可怜的小职员也做着发财的梦，往往在上下班之间，或者在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还要去冒充阔佬或富家的小姐，闹出种种笑话（《华而不实》、《汽车等待的时候》）。而那种死装门面的风气，有时竟牢牢地扼制着快要饿死的人，使人既感觉可笑，又觉得可怜和可悲（《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欧·亨利曾经写过不少的小说，描写美国城市生活的黑暗；也写过许多小说来专门描写美国的骗子，并出版过一个题名《高尚的骗子》的集子。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杰甫·彼得斯，是个很爱吹嘘他的行骗本领和勾当的骗子。他有一套行骗的哲学和道德观。他自诩说：“我从没有在辛辛苦苦干活的人身上弄过他们得来不易的小钱。我弄的钱都是傻瓜笨蛋口袋里装不安稳的多余的钱。”有人拿杰甫·彼得斯和洛克菲勒相提并论，杰甫·彼得斯觉得是侮辱了他。通过作者的描写，我们很容易看出，作者是把整个美国社会当做一个骗子社会来看待的。行骗这门行业，在美国真是无所不包。婚姻、官职固不消说（《精确的婚姻学》），其实所谓慈善事业，也是个行骗的绝好法门（《慈善事业数学讲

座》)。骗子手法各有高低,但本质都是一样。

欧·亨利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幽默风趣和诙谐机智。他的语言生动精炼,留有想象的余地,耐人寻味。他用寥寥几笔就能刻画出一个人物,以一个情节能同时写出几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几个方面。他善于把平常的生活现象加以概括综合,然后以不平常的形式表现出来;能抓住生活中的偶然因素,给予故事一个意外的结尾。

的确,“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一直是负有盛名的。他的短篇小说,常常一开始就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和兴趣。每篇小说都有一些费人猜测的地方。他常常引着读者顺着逻辑的线路思索,以为已经可以测知故事的结局,但情节往往忽然一转,使故事达到一个完全没有想到,但又合情合理的结局。这些都是欧·亨利创作技巧中的长处。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幽默和诙谐是美国文学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的一个深厚的传统。民间传说和故事,在这方面,给许多美国作家提供了大量的营养。我国读者已经熟知的马克·吐温,就喜欢采用民间说书人的形式,以第一人称来写小说,辛辣地讽刺和批判了十九世纪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欧·亨利在描写美国下层社会的一些短篇中,也常常采用这种形式。比方说,他喜欢让小说中的人物自己讲故事,喜欢在小说中开玩笑。这些说故事的人学问并不渊博,可是喜欢炫耀卖弄,穿凿附会,引用一些毫无关联的比喻和典故。而在这些人物上下古今、乱扯一通的时候,作者就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讽刺。

不过,从思想方面来说,欧·亨利却是一位十分矛盾的作家。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虚伪、丑恶和痛苦,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讽刺;一方面,他却又始终不曾与这个社会决裂,而且还对它抱有幻想。因此,他常常一方面描写资本主义

制度下小人物的苦难,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所谓人与人的相通处、人情味和爱情等等,给这些痛苦敷上一层止痛剂,甚至给悲惨的故事加上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决定了欧·亨利作品价值的不平衡,决定了他的幽默的调子与同时代其他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而且也使他在描写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概括力受到了限制。他的幽默有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有时却仿佛纯然属于消遣性质,只是为了娱悦读者。而他幽默的调子,也是“温和”的多,“辛辣”的少,讽刺之中常常隐含着无可奈何的悲哀。

欧·亨利思想的矛盾和他作品的弱点,与他的创作环境有很大关系。即使在他已经成名,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时候,他的生活也依然经常处于拮据状态。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为面包而写作的。”

不过,欧·亨利在这种不自由的庸俗环境中的苦闷,还要更深一层。他一面“为面包而写作”,一面却深深地厌恶资产阶级文学的虚伪,憧憬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学。在他的遗稿中,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在信里宣称想写一部他所谓的“只讲真话”的长篇小说。

作者谈到了这部未动笔的小说的特点,以及小说的人物和内容。谈到怎样讲真话的时候,作者写道:“假定他是被放逐到大海中心的一个孤岛上,永远没有获救的希望;于是,为了消磨一点时间,他就对自己讲起故事来了,其中包含着他的种种奇遇、经历和见解。”

作者反复强调这个人物说的必须是真话。他想说真话的心情是那样迫切,要求是那样严格,他甚至说:“如果你在 my 稿子上找出一字、一行或一句假话,你就把它删去,扣除版税好了。”

可是,在信的末尾,作者忽然一转,作了这样的声明:“请不

要有一星半点认为这部小说将是一部什么自传。我心目中有个很清楚的角色可以做这个人物,他根本不是……”这位主人公“根本不是”谁呢?作者想说的,大概是“根本不是”他本人。正像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一样,作者始终喜欢把他自己隐蔽起来。我们读他的小说,常常可以感到,作者仿佛有意在避免和他的读者直接见面。他老是戴着一副面具,企图使读者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摸不透他的真见解,虽然他到底还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整个显示在读者面前。不过,可惜的是,欧·亨利并没有实现他要写一部“只讲真话”的小说的愿望。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幽默家自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很像作者本人的自白。小说主人公说:“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幽默家的幽默很受欢迎。可是一旦做了职业的幽默家,他就说:“五六个月之后,我的幽默仿佛逐渐枯竭了。”由于不得不向人榨取幽默材料,小说主人公对他的朋友们,竟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和吸血鬼。”他的生活因此变得极不自然,丧失了一切乐趣,简直过不下去。最后,只有在他不再闭门写作、毅然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才破除了笼罩在他头上的“魔咒”,重新感到生活和创作的快慰。作者在这里很幽默地描绘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说明一个作家脱离了生活,将一无所能。

关于写作的方法,欧·亨利是主张自然、直接和简洁的。他曾经在给他的朋友阿尔·杰宁斯的一封信中,劝后者在写作时尽可能注意“简单、明白和不加修饰。”阿尔·杰宁斯这个人,原先做过拦劫火车的强盗,后来成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赫赫有名的检察官。他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欧·亨利后来与他合作,写成了短篇小说《拦劫火车》。在上面所引的同一封信中,欧·亨利替阿尔·杰宁斯拟了一个写作提纲,劝他“单刀直入地开始,不要扯

什么道理”。又说：“写事实和细节——我们要的是真实见闻——顶重要的是，要自然、直接和简洁。”我们从欧·亨利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这些见解是身体力行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1
爱的奉献	8
警察和赞美诗	16
财神与爱神	24
市政报告	33
幽默家自白	52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62
华而不实	67
精确的婚姻学	75
虎口拔牙	82
公主与美洲狮	89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96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112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126
艺术良心	135
双料骗子	142
重新做人	155
提线木偶	164
汽车等待的时候	177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183

没有完的故事	190
供应家具的房间	198
女巫的面包	206
最后的常春藤叶	211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敲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禁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像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②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① 示巴女王：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旧约·列王纪上》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

② 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豪富著称。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硕，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①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

①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